

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1955年

休婚假
姑姑姑父
补拍“结婚照”

● 清溪

72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小姑父便是其中一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和很多战友一样,成了那个年代的“大龄青年”。部队为了帮助这些“大龄青年”解决“人生大事”,学校组织学生去参加军民联谊会,联谊会上,小姑父对小姑姑一见钟情;而小姑父高大英俊,又是战斗英雄,也让小姑姑怦然心动。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恋爱,并于1955年5月喜结良缘。转眼好几个月过去了,小姑父终于被批准可以休婚假。婚假正遇上国庆节,那天,他们一起上街,走在最热闹的解放路,路过小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小姑父提议:“咱们去照张相吧!”于是,没拍过结婚照的他们走进了照相馆,一番咨询后,小姑姑和小姑父又特意跑回家换衣服。小姑父穿上了他最爱的军装,戴上了军功章;小姑姑也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再次来到照相馆,两个浓情蜜意的年轻人却不好意思拍张亲密的合影——他们有着那个年代年轻人特有的害羞。

虽说没拍合影,但是这次照相他们都很重视,两人一商议,决定请来自上海的老师傅给照片上色,尽管当时给黑白照片精细上色费用不菲,但小两口觉得这钱花得值。没多久,上过色的两张单人照取回了家,照片上,小姑姑笑容可掬、温婉大方,小姑父目光含情、英俊潇洒,这两张单人照挂在,便是小姑姑和小姑父的“结婚照”。

那两张“结婚照”,一直挂在小姑姑家的客厅墙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都是我们见过的“唯一”的彩色照片,无论谁一进门,都会一眼被吸引,并且连连称赞,它们成了小姑姑家最经典的照片。后来,小姑父家的老屋被拆迁了,他们搬进了新家。新家没有原来的老屋大,但小姑姑和小姑父的“结婚照”依然是客厅里最亮眼的——它们始终是这个家里最经典的亮点。

小姑姑是幸福的,她嫁给小姑父后,可谓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小姑姑做得一手好菜,吃过她做的菜,没有人不说好的,水平绝不亚于饭店。小姑父则是生活很有情趣和品位的人,他真诚地、深深地爱着小姑姑,在生活中体贴、照顾着她,让三岁就没了父亲的小姑姑倍感温暖与爱。他们相扶相持,携手走过风风雨雨60多年。

去年,小姑父永远地离开了小姑姑,但客厅里的那两张“结婚照”依旧,仿佛一切如昨,也仿佛,小姑父依然陪着小姑姑……



城一市一副一刊一特一别一策一划

1957年

机缘巧
国庆靓照系姻缘

● 吕澄

1957年,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鼓浪屿,担负厦门鼓浪屿的防御任务,军营设在鼓声路。那年国庆节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位摄影师到福建采风,来到鼓浪屿拍摄日光岩海上日出,借住在我们的营房。

那些天,天公不作美,连着几日天气都不理想,拍不出好片子,他只能耐心坐下来等待时机。当时,我在营部当参谋,也兼顾文化宣传工作,因此与他多了一些联系。我知道摄影师是北方人,便请连队伙房特意开小灶,为他准备了面食。这位摄影师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也很健谈,闲暇时常与我们几个战友海阔天空地畅聊,让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

国庆节那天,天气突然放晴,拍摄海上日出具备了天气条件,摄影师早早就兴冲冲地登上日光岩,各种角度一通拍摄,他收获了不少美片,完成了预定任务。连日的阴天被阳光驱逐,真是秋高气爽,摄影师完成了拍摄任务,从日光岩下来后他便准备返程了。或许是为了积累素材,或许是想感谢这段时间我们对他的关照,正好又是国庆节军营放假,临行前他主动提出,帮我们在鼓浪屿拍些风景照。

在那个年代,部队的训练、工作都十分紧张,我们每天的活动范围基本就是军营、哨所、训练场,虽然驻扎在鼓浪屿,但我们对岛上的景点并不了解。他由此提议,我们都很高兴,跟着他就走出了军营。一路上,我们感觉摄影师比我们更熟悉这座小岛,看来,在岛上待了几天,他把鼓浪屿都逛遍了。他领着我们几个,从美华沙滩一直拍到港仔后、菽庄花园。那天阳光明媚,我体验了别样的军营生活,也认识了鼓浪屿这座海上花园独特的美。

不久后,摄影师给我们寄来了照片,沙滩上、松树下、花丛中、公园里,身着军装的年轻战友们,军人的阳刚风采和美丽的鼓浪屿相得益彰。当时,他为我拍摄的单人照片有4张,其中两张摄于菽庄花园(其一如图),可以看到,远处的日光岩比较“原生态”,和现在不太一样。

没想到,摄影师在国庆节给我拍摄的这些照片很快就派上了大用场。那时,有位朋友给我介绍对象,这位姑娘在福州的仓山银行工作,我俩都是福州人。经朋友牵线搭桥,我们开始书信往来,还未见过面。我们在信中约定,给对方寄照片,加深一下了解,于是,我便选了摄影师为我在菽庄花园拍的两张单人照给她寄去,结果,给她留下极好的印象,她对我一见钟情。1959年,我们结了婚,妻子离开福州老家,调来厦门工作,我们把家安在了美丽的鼓浪屿,在岛上生活了30多年。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和妻子已携手走过了60多个春秋。我依然难忘1957年国庆节的阳光,还有阳光明媚的鼓浪屿。

1970年 遇好人
四朵“金花”合影纪念

● 殊子

52年前的10月1日,我和几位要好的中学同学拍下了这张照片。那时,谭少斌(前排左一)、黄艳玲(前排右一)、闭婷(后排左一)和我(后排右一)4个十三四岁的女生在离城10多里外的宜州下维中学读书。我们四个女生中少斌年纪最大,我们都拿她当姐姐,生活上很听她的话。

记得1970年国庆节放假的前一晚,我们待在宿舍里,想到第二天放假就可以回家了,我们躺在床上高兴地唱歌、聊天,不知不觉都睡着了。突然,少斌的声音响起:“天亮了,快起床,我们回家吧!”我们从梦中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穿好衣服匆匆往外走。那时宿舍没有钟,我们也没有手表,估计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天很黑,路也很黑,再走前面就是不见天的森林,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了。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发现不远处有微弱的灯光,于是我们向那里走了过去,壮着胆子敲那间小屋的门。一个阿姨开了门,我们向她说明缘由,她惊讶地看着我们说:“孩子啊!现在才晚上11点多啊!你们不能再走了,待天亮再走吧。”这位好心的阿姨和丈夫都是养路工人,夫妻俩和孩子住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阿姨和叔叔拿来一些干稻草,给我们打了一个地铺,我们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告别了叔叔阿姨上路了。回到城里,街上的照相馆刚开门,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夜晚,纪念这个很不一样的国庆节,我们决定“合资”拍张合影。

虽然在维中学读书时生活很艰苦,但磨炼了我们坚强的意志,也给我们少女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最难忘的是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这四个从城里来的女生成为了宣传队的主角。学校组织我们下乡给乡亲们演出,我们为乡亲们表演拿手的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我们的歌声和舞蹈,让乡亲们乐开了怀。村里的大叔大妈们纷纷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在村子里,平时只能吃白饭配白盐的我们,吃上了美味的鸡肉和腊肉,还有乡亲们特意熬的浓浓的玉米粥。校长对我们说:“这些都是乡亲们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留给你们吃了呀。”宣传队要离开了,大妈们还一直往我们的口袋里塞炒黄豆。至今,想起乡亲们对我们的情谊,我仍暖在心头。

中学毕业后,我们天各一方。2003年我回到故乡,哥哥特意驱车带我去小城寻访当年的老同学。我寻到了唯一留在小城开水果店的黄艳玲,两鬓已斑白的我们,激动得流泪相拥。黄艳玲告诉我,闭婷高考后考上医学院成了一名医生;少斌当上了教师,后来随丈夫去了昆明,前些年不幸因病去世了,我听完十分伤感。我们的小姐姐少斌离世了,我们四个再也不可能相聚了,唯有这张照片是我们永久的纪念。

1972年 被表扬
班组姐妹结伴游玩

● 邱纯纯

这是1972年国庆节我们班姐妹的合影。岁月如梭,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再端详这张老照片,我不禁感慨万千……

1972年7月,17岁的我(后排左二)到豆制品厂工作,被安排到文灶腐竹车间。当时,厂里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外销,生产是按照外贸订单安排的,不仅工作三班倒,人停机不停,而且对产品质量有着很严格的要求,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学徒工来说,是不小的考验。我们二班的班长王碧珍(后排右一)压力更大,不仅得带着我们这些刚踏入职场的新手,还要让我们更好更快地掌握操作要领。车间领导用“术加水”的方法来进行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术”是讲道理,做思想工作,给奖励;“水”则是严格制度管理,批评问责惩罚。为了激励我们这些新手,车间领导承诺,若班组产品质量能达标,国庆节就组织我们去中山公园游玩。消息一出,我们班姐妹就炸开了锅,大家都说“输人不输阵”,一定要想办法拿出好成绩。

在班长的带领下,我们结成了互帮互学的“对子”,做得好的与做得一般的“对子”互帮,我与薛惠珍(前排左一)结对子,她与我同进厂,大一岁,工作认真细致,很快就掌握了操作要领,在她的帮助下,我生产出来的腐竹质量、产量都有了提高。张珍珍(前排左一)是我们班组的姐姐,她与陈丽珍(前排左二)结“对子”,大家还调侃说,她们结“对子”不仅是“双珍”,应该算“三珍”——非常珍贵……就这样,在班姐妹共同努力下,我们班当月就受到车间的表扬。国庆节,领导兑现承诺,由班长王碧珍带我们到中山公园游玩。

记得那天,中山公园里彩旗飘扬,班长还给我们讲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让我们深受鼓舞……中午,我们就在公园里吃午餐,大家拿出自带的干粮,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的,我带的干粮是外婆一大早就来给我做的面粉甜煎饼,大家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别提有多开心了。一直玩到下午,我们才从公园出来,谢月珠(前排右一)提议:“今天很开心,我们去拍个照吧!”大家热烈响应,我们便向照相馆走去,一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照片上的题词,最后一致决定用班长说的“友谊长青”。

如今,当年照片里年龄最小的我,外孙都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这些姐妹中,有人移居香港,有人调到其他单位工作,大家都已经退休了。50年一路走来,经历的人和事有很多很多,但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活动,我永远难以忘怀。

1978年

游琴岛

岳父穿双旧拖鞋

● 禾祥子

1978年国庆节,四位衣着光鲜的老知青相约出现在鼓浪屿钢琴码头,其中一位的脚上却不合时宜地穿着一双旧拖鞋,显得特别扎眼——他,就是我的岳父大人林玉水。

岳父对鼓浪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曾对我说起,孩提时,他和最要好的几个伙伴经常在岛上玩耍。20岁那年,他们又聚到了一起。这次,他们一起乘车到上杭插队,把一生中最为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闽西山区。岳父在上杭农村待了八年,勤奋好学的他掌握了许许多多城里学不到的技艺。返城后,他出乎意料地被市第二搬运大队接收,整天与堆积如山的货物打交道,在外人眼里劳动强度极大的工种,他却忙得乐此不疲。

当然,闲暇之余,岳父也有属于自己的时想——他幻想着自己穿着洁白的的确良衬衣和黑色长裤,戴着上海牌手表,再配上一双新皮鞋,悠闲地走在鼓浪屿的老街小巷里。

1978年的国庆节,岳父和他的三位老友按约定在鼓浪屿钢琴码头碰头,岳父脚上那双旧拖鞋自然招来了伙伴们的一通数落和埋怨。一向慷慨待人的岳父却一点也不生气,他只是晃了晃手中的两部照相机,解释道:“十年前我们相聚,在鼓浪屿只留下了一张合影。今天,我不借借了照相机,还给大家准备了充足的胶卷,而这钱原本是我准备用来买皮鞋的……”听了这番话,大家感激之余也对岳父表达了真诚的歉意。于是,岳父成了第一个被拍照的人。他高兴地按照老

友们的要求出现在照相机的取景框里,只见他皮肤黝黑,坐姿夸张,穿着双老旧的拖鞋,欢喜的神情像极了那位准备收割庄稼的老农正喜悦地望着金灿灿的稻田……国庆节这一天,他们在岛上边走边拍照,找寻幼时的欢乐记忆,也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开心的瞬间。后来,照片洗出来了,岳父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如图),一直将它放在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瞅瞅,回想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

1999年夏,我被安排到海天码头机修二大队实习,在这个繁忙的工作点,我遇见了身材瘦小的林师傅,工友们都很尊敬他,更对他的钓鱼技术赞叹不已。闲暇时,我经常跑去看他钓鱼,他很快地叫我“阿迪”。过了没多久,我与他的宝贝女儿在鼓浪屿相遇,再后来,我就成了他的女婿。

前些天,我偶遇岳父当年的徒弟,寒暄几句后,他感慨地对我说:“我们都很想念林师傅,他真是大好人!”



1984年

游故宫

我与母亲第一次合影

● 宗洪

1984年10月2日,这是我特别难忘的一天。那天,我带着母亲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礼升旗仪式,后来又带着母亲游览了故宫,并在故宫留下了人生中与母亲的第一张合影(如图)。那年母亲已71岁了,她的一生历经艰辛坎坷,含辛茹苦养育我们成人,让我们永远感恩。

父亲41岁时罹患重病撒手人寰,那年母亲才34岁,姐姐12岁,哥哥10岁,而我在母腹中。父亲去世后,家中一贫如洗,坚强的母亲日夜操劳,靠着勤劳的双手,不仅还清了为父亲治病欠下的债,还供哥哥和我上学。我工作后,曾多次想过,母亲晚年不缺吃不缺穿,应趁她身体还硬朗,多陪她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母亲的要求也很简单,她对我说:“等你有时间了,带我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和故宫,我就很满足了!”因此,那年国庆节前夕,我带着母亲到了北京,原本计划10月1日到天安门观礼升旗仪式,抵京后得知新中国35周年华诞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我便决定10月2日带母亲观礼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然后再去游览故宫。

那天,我和母亲怀着激动的心情,清晨5点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为了一睹神圣而庄严的升旗仪式聚在一起。迎着晨曦,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国旗护卫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数十人的军乐团

紧随其后,伴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走向广场升旗台。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们齐声高歌,歌声在广场上空飞扬,好多人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天安门广场上欢腾,放飞的白鸽腾空而起,带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飞向蓝天,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此时此刻,望着满脸笑容的母亲,我感到由衷的幸福,感到无比的自豪。

观礼后,我陪着母亲转了一圈天安门广场,并带她前往故宫游览。幼时家贫,后来我到外地参军,我和母亲始终没有一张母子合影,在故宫,我们弥补了这个人生遗憾,留下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张母子合影。拍完照片,母亲感慨万千,她用闽南话对我说:“艰苦人,好路话!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好的日子,能来到北京,看了天安门,还游了故宫。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天,要永远感恩共产党!”

